



## 编者按

本报海潮文艺版今日推出“工地上的文学”专版，三篇散文作者均是来自鱼山浙石化文学社的成员，这些来自一线的产业工人以工地为纸，以海风为笔，将岗位上的热忱、对生活的热爱，化作质朴而滚烫的文字。这些文字，是产业工人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，更是海岛发展中人文力量的鲜活注脚。让我们一起从中读懂平凡中的不凡，感受劳动之美、生活之暖。

## 鱼米的诱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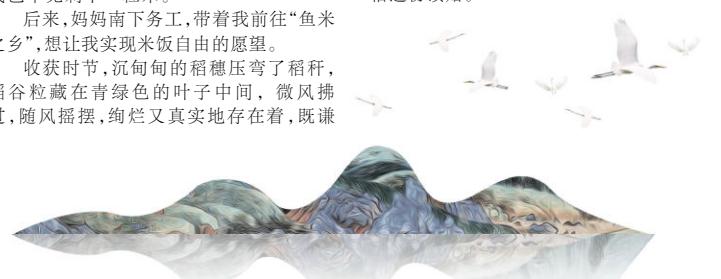
宗介玲

山东，是沙土地，种植不了水稻。20多年前村民吃米，只能从走街串巷的商贩那购买。大米的价格比面点和煎饼要贵上许多，经济条件不是很富裕的家庭购买时就要多番斟酌，即使家里孩子喜欢吃，也不能作为日常主食。

记忆中，通常舅舅家或者姨家煮一大锅米饭，我和表哥、表弟们扎堆，像是比着赛似的，几口就扒完第一碗，等着大人再给添满第二碗，这才就着菜正经吃饭。最后吃得小肚皮滚瓜溜圆地，邦邦硬，像是一个小西瓜，这时，大人们就会开玩笑地拍拍某个孩子的肚皮说：“听听响，熟了，开瓜！”一群孩子，不过四五岁大，一听这话吓得一推碗筷，撒腿就跑，一溜烟就不见了人影。只是，孩群即使是仓皇而逃，每个人吃过的碗底也不见剩下一粒米。

后来，妈妈南下务工，带着我前往“鱼米之乡”，想让我实现米饭自由的愿望。

收获时节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，稻谷粒藏在青绿色的叶子中间，微风拂过，随风摇摆，绚烂又真实地存在着，既谦逊又不自卑。



稻穗因为天气和稻田位置的原因，有倒伏，收割时有很多被“忽视”了。放了学，我便跟着妈妈去别人收割完的稻田里拾穗。拾穗，也是有讲究的，通常是田主人家收割完之后，人家家里人先大略拾一遍，等查看有没有遗留后，待田主人家带着收割好的稻穗离开田地，拾穗者们方可进入田中。一块田能拾的稻穗不多，几个穗头或者几十个穗头都不一定，不全看运气，有时候也拼眼力和手速。

稻穗积少成多，将晾晒好的穗头用木棒槌敲打下颗粒，然后送去粮房站，机器脱皮，“呼呼呼”，脱去黄澄澄、金灿灿的外衣，露出白花花、亮晶晶的大肚子，这就完成了从稻谷到大米的蜕变。

新米不吃水，煮米饭时要较陈米少放一些水。妈妈炒上一盘青椒土豆丝，小学三年级的我能就着菜吃两大碗米饭，但这次不是狼吞虎咽的，而是慢条斯理地细细品尝，毕竟，每一穗稻头都是一个弯腰的馈赠，要珍惜这份馈赠。

现在，我来到了真正的“鱼米之乡”——浙江。

浙江。小区临近山野，在阳台上就可以就看见一个小型池塘和几处板正的田地。稻田收过，翻地、注水，待时机成熟，便见一个个零星的斗笠，一只手握着一把绿油油的秧苗，另一只手快速分拣出一簇稻苗，又快又准地插入水田里，佝偻着腰背，扛着太阳。偶尔拉一拉卷起的裤管，伸直腰身，往腿上、胳膊上拍打着什么东西，或是牛虻、或是水蛭，距离甚远，我不得而知。一簇、两簇，一行、两行……以点成线，以线构面，秧田便在这样重复的动画中成了。

一场雨过后，秧田更加青翠鲜活。小区临近海，常有海鸥或其他海鸟光顾秧田。洁白的羽毛、朱红色细长的腿，在夕阳的余晖下缓缓落在秧苗之间，那长长的喙忽起忽落，不知在找寻着什么。

国庆后，我回了一趟山东老家，走之前稻田还是金黄丰盈的，短短数日回归时，田里就只剩下收割后的空旷。现在更多的是依靠机器自动收割吧，我呆呆地看着满地淡黄色的稻壳自顾自地想着。

“明年，我们去码头买几条鲜鱼炖着吃吧。”先生询问我说。“只吃鱼，不煮米饭了。身材管理，要少吃碳水。”我下意识地回答道。其实，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米饭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已经不是必须的主食了。

也许，在我今后的岁月长河中，米饭都将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但是，在童年的时光里，幼童心中的饭香、拾穗的艰辛，都将成为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间，久久不能忘怀。

## 月光下的雪儿

刘小红

听朋友提起，他回老家时竟意外遇见了二十年前的那只狗，这么多年过去，它居然还活着。愕然之余，突然想起了我的雪儿，如果一只狗真正可以活二十年，那我们家的雪儿是否也在某个角落，静静守候着我的归来？雪儿一生忠心护主，却无子无女，甚至未曾体验过爱情的甜蜜，却已不知去向，忽然心生难过，不禁暗自神伤。

在那个没有电视、玩具和电子产品的童年里，依然可以无忧无虑。有着情同手足的哥哥姐姐，还有寸步不离的雪儿。雪儿漂亮、勇敢、有趣而又嫉恶如仇，在那样的年代，那样的乡村里，有雪儿的陪伴，便给生活增加了很多乐趣。

我出生那年，父亲从太行山中带回一只小狗。它除了眼睛和鼻头是黑色的，全身通体雪白，没有一丝杂毛。父亲说我生性体弱，带它回来做个玩伴。我和大哥、二姐见它白净，便起名“雪儿”。全家人围着给它喂奶、洗澡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那时生活并不富裕，但家里人吃的，从来少不了雪儿一口。在全家人的百般呵护下，雪儿一天天长大，愈发飒爽英姿、帅气逼人。

每天早上，雪儿跟着我上学，把我送到学校门口才肯离开。从学校到我家，要过两

条马路，不到两千米的路程。每当放学钟声响起，雪儿仿佛能听懂一般，立刻拉伸四肢，撒腿直奔学校门口。在一群群放学的孩子中间，它像一道白光突然闪过，冲到我和大哥、二姐身边欢蹦乱跳，欢喜不已。这时，我们三兄妹便是人群中中最亮眼的存在。在纷纷闪开的人群中，排成一列纵队向家走去。这样的阵势，让我们在那段青葱岁月里多了几分“底气”，从未受到别人欺负。

夏天的夜晚，大树下乘凉的人们相继睡去，蝉鸣阵阵，清风拂来。这时的雪儿格外安静，半眯着眼睛，在凉爽又安宁的夜幕里，守护着沉睡的我们，直到农忙的大人从田里归来，才默默地尾随回家。有次父母去邻村办事，天黑还没回来，我们兄妹仨蹲在院外的老槐树下害怕，雪儿就趴在我们身前，耳朵警惕地竖着，时不时抬头张望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鸣咽，像在安慰我们，又像在站岗放哨。

冬季大雪纷飞的午夜，晚自习的钟声一响，就能看到月光下一道刺眼的白光直奔学校而来。雪儿穿过人流，在人群中精准找到我们，立刻欢欣雀跃地摇着漂亮的尾巴，用嘴巴轻轻舔着我的书包，然后一圈圈围绕着我们，陪着我们欢快地向家走去。月光下，三个高矮不一的孩子，带着一条像雪一样白净的狗，背着书包在深浅不一的雪地里蹦蹦跳跳、追逐打闹，一路欢笑向家走去。因为有雪儿的陪伴，父母不用担心我们在外受人欺负，也不担心风雪夜归的寒冷。

然而，雪儿还是丢了。在那个白雪皑皑的深冬，我们全家找遍了整个村庄，呼喊着它的名字，奔走相告，甚至搜遍了后山的每一个坑洼，最终却只能无功而返，相对无言。那一天，全家都沉浸在悲伤中。我跟着爸爸的身后，走

遍了村里的每一个沟沟坎坎，脚底都磨破了，问遍了全村人，还是没有雪儿的消息。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一天下来，我连一口水都没有喝。二姐哭了，她似乎早已意识到，再也看不到雪儿的身影了；大哥一声不吭，默默地清理着雪儿的用品。

“肯定是被卖狗肉的偷走了！”二姐带着哭腔，幽怨地说。

“雪儿那么聪明，怎么会被他们骗走？”我百般不信，反驳道。  
“你傻呀！现在这些偷狗的，随便在馒头、肉里加些迷魂药，吃一口就没知觉了，再聪明有什么用！”二姐白了我一眼。  
“雪儿从小就不太随便让别人扔在地上的东西！”我有些生气二姐质疑雪儿的品格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几乎要掉下来。

但我从不轻易在外人面前流泪，这是父亲从小教我的：“遇事不要哭，咽回去，哭是解决不了问题，是无能的表现……”可当三天后依然没有雪儿的消息时，我还是大哭了一场。这一次，父亲没有阻止，或许他也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吧——毕竟，我们和雪儿在一起的甜蜜时光太多、太久，太难忘记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家再也没有养过宠物。

后来，直到我的孩子出生，对邻居家的宠物狗爱不释手，我也没有再养狗的念想。因为我怕，怕孩子再经历我那段失去伙伴的痛苦。

大雪封山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梦。梦见在那下雪的路口，漫天飞舞的天地间，雪儿渐渐由远而近，直奔我跑来，像个孩子一样欢快，眉眼清晰可见，伸着舌头笑弯了嘴。那一晚，月色很亮。我把脸埋在柔软的枕头里，眼泪浸湿了枕巾，在如水的月色下闪闪发光。

宗介玲，1993年生，山东泰安人。现任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化验中心化验主操，2023年加入鱼山浙石化文学社，岱山县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见于《舟山日报》《舟山晚报》《海宁潮》等。

刘小红，河南洛阳人。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储运包装部外操工，2022年加入鱼山浙石化文学社，后先后加入市县作协。作品散见于地方报刊杂志。



## 海潮文艺

## 候鸟的旅途

郭亚峰

立冬了。再过两个多月，像候鸟一样在外奔波的人们，又将开始返乡的旅程。辛苦一年，最期盼的，莫过于过年那几天的团圆。盘点这一年，钱没挣下多少，年纪却悄悄长了一岁。所幸，最大的收获是一对可爱的双胞胎，成了我疲惫生活中最温暖的慰藉。

回头想想，我的现状，或许也是大多数人的缩影。勒紧裤带忙活一年，挣的钱大多贴补了家用，到头来所剩无几。甚至有人为了生计，在外漂泊多年都难得回一次家。

不过，我的工作虽辛苦，但比起工地上的民工兄弟，已好上许多。在我化工厂，常能见到这样一群人：焊工、电工、钳工……无论哪个工种，干得都比我们辛苦。

有时在七八层楼高的平台检修，搭架子用的钢管，全靠人力一根根扛上来。有的架子工师傅一次能扛好几根钢管，我看实在惊讶，空手爬上来都已气喘吁吁，他们扛着重物，却如履平地。这还不算，扛上还得继续搭架。

春天还好，最怕的是夏天。除了中午吃饭，他们几乎一整天都曝晒在高空，看着都令人心疼。我曾问一位师傅：“拿这么大杯子喝水，不用下来上厕所吗？”他笑着问我：“喝下去的水，早变成汗完了，哪还有多余的上厕所？”我一想，确实是这个道理。

还有些活儿，需要焊工爬进釜罐里作业。罐内通风极差，一到夏天，尤其在南方的酷热天气里，里面活像一个大蒸笼。师傅们工作时，豆大的汗珠不断往下掉，全身衣裤湿透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。他们一边擦汗，一边还得聚精会神地焊接，实属不易。

一位来自大凉山的大姐，和老公一起在这儿打工。她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，才三十出头，来做监护工作。刚来时还挺显年轻，不到两年，皮肤晒得黝黑，嘴角干裂，看上去像四五十岁的人。幸好她结婚早，孩子已经在老家上高中了，由爷爷奶奶带着，不需要他们操太多心，夫妻俩只需定期寄钱回去。

还有一位本地的管工大哥，四十多岁了，一直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儿。一到检修，身上、脸上总是脏兮兮的。有一次我问他，孩子是不是上大学了。他说还在读高中，在金华。我不太理解为什么送去那么远的地方读书，他说也是没办法，年轻时，媳妇嫌他没本事，跟别的男人走了，把孩子也带了过去。他现在一个人过，虽然见不到几面，但还是时不时给孩子打些钱过去。我听罢，不免心里一阵酸楚。

鱼山这个小岛上，聚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。有人拖家带口，把根扎在这里；有人背井离乡，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。甚至有些五六六十岁的人，仍在工地上卖着力气，只为给还没成家的小儿子，多凑一点彩礼钱。看到他们，我总会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父亲。他快60了，前两年也还在工地上干活，就是为了再帮扶我一把，直到我结婚后，才回家带孙子。

生活大抵如此，没有轻松的答案，只有不肯低头的坚持。我们像候鸟一样迁徙，像工蚁一样劳作，用肩膀扛起生活，用双手打磨着明天。每一个疲惫的背影里，都藏着一个家安稳的灯火；每一滴无声的汗水里，都饱含着对未来无声的期盼。也许我们拼尽全力，依然只是活成一个普通人，但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凡人，用他们的艰辛与韧性，构筑了生活最坚实的基底。

冬天来了，春天便不再遥远，愿所有埋头赶路的人，终能抵达那盏为自己点亮的温暖。

郭亚峰，甘肃陇南人，1989年出生，爱好书法和文学写作，相继在各类报刊发表作品多篇。2023年加入鱼山浙石化文学社，后加入岱山县作家协会。现为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线操作工。



05

2023年12月9日 星期二

责任编辑：何 萍

版式设计：毛 栋